香樹齋文集

PL
2705
I378A16
1750
v.4

LIBRARY
JUN 23 1973
UNIVERSITY OF TORONTO

香樹齋文集卷十三　嘉興錢陳羣[illegible]

序三

送羅生還江右

退之詩云嗟哉今之人會君之縣而今父[illegible]
哉斯言教忠勸孝[illegible]于是羅子奉母命復游[illegible]
門[illegible]餘以教[illegible]也從此[illegible]
[illegible]
不[illegible]則[illegible]已[illegible]
[illegible]

H. H. MU CHINESE LIBRARY

香樹齋文集卷十三

嘉興錢陳羣集齋

序三

送羅生還江右

退之詩云嗟哉今之人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旨哉斯言敎忠勸孝盡于是矣羅子奉母命復游橋門歲餘以敎職旋里從此祿養以菽水當甘旨愉色婉容方潔白華樂何如也彼日用三牲之養稍不職則愁且無已時矣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抑余更有爲羅生進者敎官職雖卑而所操甚大

一不職則士習終不可淳也每見秉鐸者自安畀下不克樹立遂使大吏目爲冗閑諸生視爲具文是誰之過歟雖然羅子勿亟亟焉曰吾以敎繩諸生吾稱吾職矣優而游之漸漬而俟之故凡勞來匡直輔翼振德之事必盡施之方可言敎也昔司馬温公致政歸里日與諸父老講庶人孝章令羅子仿而行之以士孝章身體而力行之朝而稽夕而考師道立則善人多成已成物于是乎在矣羅子勉乎哉

座主臨川師五十壽序

李克之論相曰貧視其所不取富視其所與窮視其所不爲達視其所舉美哉斯言吾師臨川先生足以當之矣先生少穎悟九歲能屬文十二工詩賦日數行下于書無所不覽嘗手鈔五經史記及諸書之力不能購者先生爲文必躬行實體可以見施爲然後下筆故其言閎博深厚而無窮大失居之疵居貧敝衣布襪嘗爲親負米百里外當塗者聞先生名致祿米相餉擇其人而受之苟非其人雖數請不受也戊子以五經首薦于鄉己丑成

進士爲翰林閉門著述及爲諸館纂修官館中同
事每遇奥旨難義皆就先生折衷焉後十餘年羣
入史館館中前輩每論本朝翰林學問淵博輒稱
先生第一
先帝時遷擢皆不由常格衡文所至盡錄其尤先
生論取士之法必重後場葢時藝猶可襲取而古
學非可貌飾三代以來言取人舍是其何執乎今
天子卽位益信任先生命攝小宰一時有山公之
目尋遷副憲時雨水偶溢會通河水淺運艘多阻
命先生督運聞命之日齋戒沐浴不宿而行數日

雨至百川灌河艘并日抵潞
天子嘉之晉秩小司馬先生又建言行唐宋轉運
法議者以費煩欲寢不行先生力言于
上不支正項賦帑即以倉胥雜費羸羨爲轉運之
需官民便之河無滯艘野無滯粟先生理劇如細
大率類此夫國家用拘方步趨之人輒以謹守繩
墨自文其短一旦有事非明體達用之儒其何以
濟是役也人咸頌先生之德而先生不自多其功
謂兹非
皇上至明獨斷排羣議而獨任亦未易有此也今

今春三月爲先生五十誕辰先生素不喜人賀生
日適太夫人綵輿北來用敢爲太夫人壽先生誼
不可辭因敘先生行年五十以前出處事業于不
爲不取見其守至于所舉則前席奏對如王旦薦
人終身不言固非門弟子所得知而取士得人則
其所可見者也若夫以裕與國以足與民以道德
詞與朋友及門弟子又非區區待而舉火資鄰
里姻黨以博慷慨好施者之所及也是爲序

黃丈玉卿七十壽序

今于雍正九年奉
命祭中理公之暇輒進諸生講討經義黃子懋德
其弟請見問之則曰生奉家嚴諭來受教乃執
經偕諸生過從無虛日懋德家故貧授徒以供菽
水至是各謂其徒曰吾今欲爲弟子不得爲爾等
師矣居歲餘役滿駐會城候進止一日晨詣官府
出門見有人布衣草履晬然其容者卽翁也揖余
而言曰吾世居闤市兩子爲諸生從俗師受呫嗶
業懼其無成前過講堂見諸生環立聽使人講士

庶人孝章伐木常棣小弁諸什有流涕者故遣奉
教今見兩子識見稍開闊氣質漸變化今聞當還
朝棄諸生去故自來謝耳余笑曰奉使宣化職也
吾學淺近何能及人耶與語竟日見翁質樸醇謹
有長者風益信懋德兄弟之必能有成也尋余得
旨回京供職之
日翁命二子隨行至華山下余攜懋德渡河而東
遣其弟歸侍又二年懋德以選拔貢于禮部遭際
皇上即位之元年王大臣遴選天下貢士堪膺民
社者以聞適江蘇需才懋德承

命發往五六年以來五任劇邑皆有賢聲每斷一獄兩造勝負一準于理黠僞崇信部民稱爲神君遠近聞風感化者數百里實翁之教也今年八月七日爲翁七十誕辰因敘予與懋德兄弟相遇之由及懋德居官後治績之所自使吳越人士關中諸生知教子弟者當以翁爲法世俗祝嘏之詞不復綴云

冏卿范君壽序

試之以事而肆應不窮者才也事既集而自視若歉然者德也非才無以集事非德無以養才是二者天實鄭重寶愛而不輕畀人畀之則榮于而身啓于而家功于而國被生民以垂無窮勒之金石譜之聲詩其理必有致者冏卿范君爲汾河右族自其祖父受

世祖章皇帝特達之知寵遇優渥君性敏悟讀書不事章句年十六承幹內務府凡所區畫雖老成人無以過也嘗西陝用兵先生運駝羊以足軍實

歲數萬計孳大蕃息軍士便之
聖祖仁皇帝嘉其幹濟君曰非獨駝羊也飛芻挽
粟亦猶是矣遂建言願減運費經理其事從之歲
餘糗糧山峙度支不絀節省無算
皇上御極以來薄海內外無不休養生息物皆忻
忻嚮化唯準噶爾一部落狂悖狡詐自棄于
德教之外
皇上恭行天討分路進勦以君減價運糧著有成
績乃命總理北路糧儲公擘畫精詳野無滯粟軍
有餘糧凡所經過不名一錢公私便之省國帑數

百萬于是沿途商賈慕義恐後爭効輸挽者相望
于道
上嘉予之于是各路運糧大臣以范君爲法未幾
晉秩冏卿賚予般渥寵遇備至同朝羨之昔史稱
蕭何功以轉漕關中給食不乏爲第一而卜式亦
以輸財助邊賜爵關內侯
王師西指誅滅小醜計功論賞君之勞視此矣君
之才旣足以幹事而公忠誠慤又足以濟之故其
視國事如家事而功無不集彼硜硜焉計盈絀董
出納以自殖其身家者聞范君之風其亦可稍愧

矣君生有至性事親以孝聞奉繼母任太夫人色養周至弟培君以武科通籍位至開府然奉先人教惟謹與人交不設城府自王公以下至布衣一以眞誠相接待少所軒輊鄉黨姻戚以急告者樂爲周䘏未嘗有倦容雖御臺隷僕從無不撫之以恩勉之以義人亦樂爲之用曰范君推心置腹吾輩忍負之耶故所委任公事計日課程事稱功倍甚矣才與德誠不可偏廢也余讀書洪範曰曰予有好德汝則錫之福言福之歸于德也又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言天之生才必進

而用之于邦國也今
天子建極于上而君遭際
聖明急公任事展其才培其德以永膺多福壽身
壽世于是乎在矣

監司曹介巖壽序

浙西大郡三分轄州縣二十而三周環二千餘里緜劇冠東南監司者非知足以燭仁足以煦未易稱是職也

今上御極之元年新建曹介巖先生以侍御簡任兹土揚清激濁無所引避每舉措必體悉民隱無不曲當見善如已有見不善若痌瘝之在乃身閒有懲治者必使罪浮于法以吾郡士子去會城書院稍遠延致名師于鴛湖書院中與郡守郭公同心訓廸課文飭行雖盛暑嚴寒講習勿輟歲餘政

成士心嚮慕胥吏各斂迹無侵牟者民甚便之茲六月三日爲先生懸弧之辰各屬請率父老效躋堂之舉峻拒不許總戎裴公移節東浙瀕行詣余曰承乏以來兵民柔輯盜賊稀少實惟監司公和衷共濟所致今年春

詔發嘉興歲供漕米航海濟閩若干石又濟東甌若干石監司公總理其事余亦襄贊監司公擘畫盡善旬日之間如期運致丁無怨色役無悴容兵弁之受恩者製錦爲監司公壽請爲文以序之余邦人也沐浴于先生之政有年且重裴公之命其

敢以不文辭方屬草先生適公餘來訪見之矍然曰介壽末耳裴公長者義不可卻倘藉君筆存先人陰德一二以傳于家自今以後每當初度羣季會集展讀一再以無忘先人益用自黽勉可乎因爲余言贈公居鄉里力修任卹官于閩知龍溪縣縣濱海棚民遷徙靡常流亡者先後收養無算俗多不葬者歲久暴露積骸骼彌岡蔽野悉爲埋瘞以數千計中丞鄭魚門贈公所得士也後典江右試戒諸子勿與試曰功名見輩自有三年淹何害噫觀贈公所貽謀而益信先生之處已信友化民

型俗者固有所自矣昔三代盛時紀功酬庸介壽或以鼎以爵鼎以饋食爵以進酒皆有識識必稱其先人之德以篤不忘今之稱觴本此東海于公治獄有陰德後定國以廷尉封列侯先生年未強仕所成就者若此遭際

聖明方且霖雨萬彙如定國之在漢涯衍沛滂又豈止浙西數百萬戸已哉使天下知贈公之德其推暨于先生者實可壽人壽世以垂休于無窮是則先生之志也夫

宋鴻臚六十壽序

少鴻臚安邑宋君雅伯與余同登聊城鄧君東長少宗伯榜入翰林同肄國書晨夕無間粥粥若無能者每于儔輩講貫經史衆皆爭執所見不相下雅伯最後持數語詞氣舂容一座默然爲之屈伏間論政事亦然自是咸歸其度已而改銓曹有聲時陽城田文端公高安朱文端公先後爲冢宰而少宰則吾鄉沈端恪公三先生理學名臣爲世宗仰器重雅伯雅伯掌選人數年稽察胥吏甚嚴而以和平處之無骫法者尋奉

命視學蜀中校文之餘訓飭士子以敦行明經爲先務至今蜀紳士之仕于朝聲望蔚然爲衆所推重如大京兆顧君輩皆所賞拔者也任滿膺上考內擢少鴻臚居無何以內艱奔歸服闋後以太先生春秋高不忍遠離陳請終養一室怡怡又以暇日著書凡十數種皆載道之文門人或勸付梓行世先生笑而不許曰皆吾未定稿也先生課子甚嚴子鑒與余子汝誠汝恭年齒相若自總角時即以世講往返無間旣鑒隨先生家居業益醇乙丑之役余奉

命爲總裁官鑒卷已入彀是歲晉省中額稍減鑒
遂列明通榜中又肆力于古者三年與汝誠同登
進士尋分發浙省鑒即奉先生來浙初任常山有
賢聲旋調鄞鄞爲浙東巖邑鑒當官勤慎處事和
平大吏皆知之昨以公事被吏議例請咨引
見而原缺另委鑒奉
旨仍用鄞邑此
特恩也鑒回鄞過余爲余言先生起居甚悉且曰
鑒自入塾至今皆受吾父訓廸今一行作吏既得
奉養凡有當官事稍繁難者猶得咨稟承命而行

幸無隕越今年某月爲吾父六十初度鄞父老咸願躋堂上壽請余一言以介盍謂余知先生深不欲以世俗諛美之詞相溷也記曰六十曰耆指使呂氏疏耆爲稽久之稱疏指使爲不自用力惟以意指使令人余以爲使令人之義極難言之其窮而獨者不足言即如席豐履厚僚屬胥吏承于前美婢令僕給于後導欲增侈何如先生之賢子婦奉訓遵循孝弟忠信以身先之不令而行舉凡愛民治人之理就行之既效者使令厥子厥子又善體親志而甬東之被澤者如戴大父母焉其爲慶

幸當何如也他日老而傳而耄而期頤其視今日之指使可知余每思訪四明山色便當詣官署話舊以足軟未能姑因令子之話而爲之序云

徐太孺人七十壽序

余自象勺之年即與徐子原寅爲文字交時同會者數十人原寅其選也余鄉居距原寅家數十里每入郡必詣原寅見太孺人躬操作原寅設几于紡織間讀書聲相和奉侍誠謹無怠容原寅每載筆赴學舍會課雖大風雨主人劇留原寅必辭歸同舍問其故對曰適來時未奉母命不敢也主人惶悚請原寅歸如是者數歲人皆知原寅之能事其母而益敬太孺人之能教原寅也原寅數困于鄉太孺人遣原寅應京兆帖丁酉以乙科舉焉明

年充八旗官學教習先是余曾爲鑲黃旗教習長
安例前後教習得以同譜導來往況余與原寅生
同里少同學者耶原寅在京師尤好學文日益有
名然每見余必道及太孺人苦節未能祿養甚至
涕泣不能語其孺慕之誠無異同舍時也原寅又
請于諸前輩爲文上太孺人七十壽文成彙而刊
之復請序于余以殿斯集余受諸公文讀之皆曲
寫太孺人茹荼苦志無滲漏遺余尚何言哉因謂
原寅曰昔陶士行與同郡顧榮友善母湛氏以截
髮稱榮詣吳下盛言侃母賢至今傳母範者必及

之實權輿于榮也余愧無榮之識然親見太孺人之賢且與原寅厚則于榮又何多讓焉是爲序

麓村五十壽序

麓村性嗜古居津水三十年凡名人翰墨見輒別其眞贗不爽縣黍近代所稱賞鑒家如婁東繡水不是過也津水爲畿近都會百貨輻輳吳中人多仿古名蹟雙鉤裝潢犀象瑰異居奇走其門日不下數輩至則廢然返予自乙未下第後僑寓津水或有以予詩箑示麓村者一見嘆曰觀其神氣絕類古香齋中所藏讀予詩曰右丞復生矣古香齋者麓村羅列名蹟焚香吟誦地也或遂介麓村詣予見則訪予作詩法予應之曰溫柔敦厚言忠言

孝可矣麓村慷慨樂周人急見予旅貧思出篋中
金聽予取利入供菽水予固辭曰若爾非予願見
意矣惟歲時致酒醴勿拒焉麓村平居每念遭際
昇平衣食豐足未能爲公家效尺寸力鬱鬱肯不
樂遭際
皇上御極之三年陞天津爲州尋改爲府城濱海
斥鹵土疏易壞願以家財修城凡陶冶工作麓村
必躬自督視擘畫盡善經六寒暑工竣費白鏹數
十萬存活失業窮民數千人制度視大郡加壯麗
焉記云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

出于身也不必為已若麓村者急公趍事如恐不及可不謂賢乎今年九月麓村五十初度津水舊遊囑予文侑觴予不能文惟稱道人善直筆鋪敘則猶有三代之遺意焉麓村嗜古其亦以余言為然否

田師母潘太夫人六十壽序

雍正十年夏陽城相國先師文端公子德符奉母潘太夫人命自陽城來應京兆試未售以廕爲郎補吏部次日即趣車乘迎養太夫人于京師又二年冬十二月十有三日爲太夫人六十設帨之辰諸門下士之仕于朝者期以是日詣子舍上壽而屬羣製序焉夫介壽有觴奉觴有祝祝嘏有詞士夫家往往取達尊之言列之屏障以侑觴爲其可以見重于世也羣無一焉其何以爲之顧或以羣官翰林有年詞命固其職也抑又聞之古者獻贈

必有物以先之今諸子既各爲詩歌以紀其盛則乘韋之義又少者賤者所不敢辭也于時德荐乃言于羣曰懋生之日先大夫年六十矣方蒙
聖祖仁皇帝柄用毘倚部務不少休息家事鉅細悉委太夫人經理矧若鞠養懋自保抱至于成立至于有家室惟太夫人是依懋今二十有四矣其在估者十有八年太夫人實督率之凡先大夫之所期于懋者太夫人必先意導之先大夫偶于退食有所提命于懋懋有未達者太夫人必罕譬而曲喻之至于再至于三他日又命亦如之先大夫

每自慰曰吾嘗憂得子晚今觀此可無憂矣懋生
長邸第未嘗跬步離二人膝下自戊申奉先大夫
喪還陽城經營窀穸外稍治門戶太夫人示之準
繩不少尺寸失自奉儉約蔬食布衣安之若素樂
成就人之孤遺者嘗諭懋曰汝父受
皇上深恩致政之日拜
賜金治裝旋里顧以衰疾未獲遂初汝義在報稱
行且通籍不于此時親近族黨力行婣睦鄉井中
亦何賴有此人耶以故懋家居數年遠近疎戚無
不適者懋實惷冥寡所知識然自承乏銓曹以來

幸免隕越每遇陪奏屢蒙
天語褒嘉昨聞懋以宰府薦當遷太夫人憂懼不
自任曰
國恩可常恃耶惟在汝自勉之耳及聞先大夫被
特旨入祀賢良則感激涕下曰今日始完汝父一
生情節我奉汝父巾櫛垂四十年每量移一階未
嘗有喜色也羣所聞于德符者如此昔柳仲郢母
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整爲縉紳楷範嘗粉苦參
賜諸子以資勤苦博陵崔元暐母盧氏述辛元馭
之言以勉元暐元暐遵奉教誡爲唐賢相呂申國

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原明然敎之事事循蹈規矩晉故多賢母今觀太夫人之所以訓德符者戒盈滿勵初終親賢取友樂善不倦與史冊所載有相發明者焉先是太夫人五十初度今相國高安朱公爲文序家世及賢明諸蹟最著朱公與吾師友善同登政府知太夫人懿行甚悉言可徵信更無俟羣之摭拾已詩不云乎令妻壽母朱公之言婦道也令妻以之羣之言母道也壽母以之更顯德符勉承母訓濟美淸時如仲郢諸人卓卓可表見者使天下稱道母德勿衰福壽貽親莫有大于

此者德苟勉之

同年沈固廬夫婦七十雙壽序

余官翰林庚戌間有年家子沈榮昌來謁乃同年固廬先生子也詢其年甫十七字永之與之語先儒文義已窺奧窔讀書甚富時余次子汝恭與先生第三女締姻永之與予子輩皆總角成童課文邸寓予爲口講指畫日成就之暨固廬挈永之南歸不數年永之以選拔來都舉孝廉乙丑春九卿

奉

命舉國子學正予以永之充其選蒙　恩授縣令尚未行而禮闈初撤擢巍科　殿試列第六卷成

進士時予與充總裁官或謂丞之宜留都乃請于
予曰榮昌世受　國恩祖父兄輩官翰林五人今
昌已奉　綸命詎敢薄外吏戀清華遂奉檄而去
初涖文水迎養先生暨恭人就子舍遷鳳臺令除
朔州牧其間十餘年常以公事來都就訓于予每
以昔年所語勗之丞之曰榮昌家世我師知之熟
矣而父母承先志鞠育兒子成立有戶以外不能
知者念昌之祖閣學公一生清德以貧而逋帑昌
父一身任之竭家業不能完帑
世宗憲皇帝殊恩洞鑒逾格豁免已酉庚戌父坐

事株及于患昌被褐走京師見我師時家惟昌母
支持無寸椽尺土內外數十口上有祖母八旬供
甘旨無缺幸父母歸故里尤拮据無聊而宗鄰之
周恤訓子之師塾自若也昌伯父爲壬午孝廉僅
中壽遺伯母及兄昌父母當極困時未嘗不兼顧
也祖父母窀穸事父于臘月脫羊裘質金措辦立
風雪中擘畫竣事至今松楸鬱如也居家恒忍人
所不能忍本原之地數十年如一日每卓午無炊
烟宴然自得令昌受　國恩師訓一官祿養而父
母致此亦極難矣余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

者其光遠聞予所述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生矣是以丞之宦跡所至百姓親若家人每去任後建祠樹碣禁不能止其自治治人嚴衾影凜冰淵蓋稟于家訓也丞之刺朔方爲邊徼地寒不敢奉親偕行居三載擢守懷慶郡感激

主知益勵夙志緣中州近南于庚辰夏復迎養兩老四世一堂蓋丞之自官牧令以後已兩次奉

榮封而子若孫皆明經力學接武鵲起二親顧而喜焉丞之詩有云歷官十六年仍得奉親樂

聖朝孝治恩微軀更奚若又云政治出肺腑著黔

關骨肉敢忘家訓貽清白常諄囑又云

君親恩無極空言報稱難樹人先種德家珍勝琅玕其感激之忱有不能自已者辛巳四月爲恭人七旬誕辰示之以在朔方時部民思欲製屏寄祝乃嚴遏之僅書其文扶老幼躋堂以獻今在覃懷恐百姓知之寄其事緘札請余言爲二親歡余愛其質慤不攺幼年肫摯之性爲略序梗概以當親戚之情話云

香樹齋文集卷十四

嘉興錢陳羣集齋

序四

懷永堂詩序

少陵摩詰達夫同爲天寶大家而境遇不同詩之谿徑亦小異少陵窮愁飄蕩豪邁感激摩詰簡澹平易天然自去琱飾達夫倔强蒼老與岑嘉州相似世稱高岑體舉此以況後代詩人波瀾莫二張君怡亭爲當湖望族羣季俊秀各以能詩名怡亭于花晨月夕招尋韻人歌詠昇平其所爲詩蕭閒

中具有雋永之致其別業在東湖之傍曰十杉亭軒楹广牖庖湢茶竈儉而適用潔而不華啓閤焚香逍遥遂性坐攬全湖之勝四方名士登弄珠樓者莫不尋梁契集用相娛慰以有十杉亭也來是亭者或霽景澄明落紅滿徑至于信信猶流連不能已者以亭之有賢主人也擬之唐賢摩詰與裴迪張諲之徒酌酒茱萸灣閑吟閑咏乘醉題壁殆庶幾乎而詩之臭味亦略相近予得假後復患病足頗艱步履他日當湖人士傳陽羨書生籠鵝剡小舟于亭外扶携登岸索飲花下與主人分曹對

墨數夕乃得辭去非他人必僕也旣敘其集且訂
後期爲斯亭作曹邱矣

制府太保方問亭述本堂詩集序

天之成就人才與天之成就詩人其理有相同者版築魚鹽海濱市販極人世流離困頓之境而帝師王佐勃然興焉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孤兒羈客絕域塞垣當上下無交之日而白石河梁發于音聲令人讀之流連往復而不能去所謂窮而後工者也制府太保問亭先生實兼之矣先生本名家子祖父皆以詩文名于時以族人累徙居塞外先生未弱冠即偕其兄捆書擔簦竄跰徙步歡然相從誅茅結廬引架種瓜帚馬逼為

薪點湩乳爲餌手瘃坼而不知勞瘁中心安焉奉侍重闈怡怡色養暇輒讀書窮討經籍所爲歌詞道窮苦而記風土孺慕之誠溢于言表有白華華黍之遺音焉爾時先生惟以事親守已爲安身立命之學初不計寓內功名事業有何梯級可階而先生益不欲自棄凡險阻扼塞畜牧防守攻戰備儲罔勿周知閒亦往來故里涉洞庭游大梁登泰岱泛秦淮歷吳會其閒民情土俗亦體閱殆備往往形之篇章如看蠶詞之足補風謠所未及者是也居無何　平郡王奉

命統師北路夙知先生才奏請書記掌
世宗憲皇帝授中書舍人以行軍中鉅細事莫不
商搉而先生亦悉出謀發慮無隱遭際
皇上誕膺寶籙遠夷效順奉 詔撤兵于是先生
由銓曹擢用監司躋方伯其撫吾浙也值婺州苦
旱民食不給先生設法以賑全活無算其總制直
隸也酌盈劑虛釐奸剔弊畿輔爲首善重地旗民
雜處河梁關隘
鑾輿歲時恭謁
山陵巡幸所指實爲首塗先生經理盡善隣省咸

取則焉少時跨驢背坐船唇蔴帽經過所周咨而得者至是悉見諸施設無有阻閡向使先生席祖父之盛振翼文壇俯拾巍科如操左耳然不能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其詩學必不能蒼老俊拔若是即其才亦必不能肆應逼達若是且使先生沉抑患難之餘氣委靡不克自興又何能宏此遠謨以仰副

九重特達之知至于斯耶是則天之所以成就先生有獨厚者矣先生鐫祖父詩集既竣乃檢未遇時所為詩凡八卷卷自為識以于少時貧賤遊學

都下其艱苦之狀有略似者因屬序于予予受而讀之一二名彥評先生詩者見其學問淹博筆格雄渾比之少陵固宜予以爲先生之遇亦有與少陵相類者唐以詩賦取士而少陵以布衣拜官先生亦以布衣通籍唐史稱少陵爲審言孫審言故善詩少陵詩泒之正所自來歟先生克紹家學又與少陵同至于生逢
堯舜柄用岳牧直可以少陵許身稷契之願見諸實事則又少陵所萬萬不及先生者也先生勉乎哉

梁薌林太宰矢音集序

賡歌之盛肇自唐虞其時明良喜起一堂之上和氣醞釀四方咸風動焉厥後成周繼治君臣濟美卷阿矢音之什至今讀之猶有餘慕我

皇上遜志時敏學綜百氏萬幾之暇寄興吟詠大而發揚前光色養

慈闈紀載典禮小而怡情山水以及草木禽魚莫不引伸觸緒抒寫性天輒

命廷臣賡和非特鳴豫亦以覘所學也錢唐相公薌林先生自幼稟承家學與伯氏蘐林太史歲時

倡和愉愉怡怡邦人士多艷之尊甫谿父先生之
論詩曰詩有正變時爲之也運爲之也當關雎麟
趾之世忽動繁霜正月之感是無病而呻吟不爲
詩人所擯斥者鮮矣先生耳濡目染所作詩必恪
守三唐槼矱弗事詭異庚戌成進士授職翰林郎
趨直
禁籞親近
龍光職屢遷而業亦日進自
皇上御極至今二十年中
天章布濩不下萬有餘篇成稿後先生必恭繹謳

記每遇
宣示同直諸臣屬和則先生已成誦矣顧　元韻
渾若天成諸臣學步如神駿追風駑馬躡後立見
顛蹶而先生必謹奉繩墨不敢輕下一字往往同
賡一詩先生詩後出其穩稱爾雅同輩歎不如也
先生猶雅不自詡如羣之譾陋荒殖或商搉一二
字先生多采擇焉其謙受如此
上每巡幸所指先生必扈從屬車故所得詩獨多
記鋏漿館畔崧岱峯邊西北之清涼醫巫閭諸山
東南之江淮明聖湖諸水羣與先生聯轡並楫羣

得于談諧閒收切劘之益者亦復不少歲壬申羣以抱疴蒙
聖慈予假回籍調治而先生亦以太先生春秋高乞假侍養還武林
上賜詩以光予舍先生于定省之暇撿篋中詩若干卷題曰矢音集屬羣爲之序葢以吮毫濡墨甘苦略同自不得以不文辭夫詩本性情有尊君親上之旨温柔敦厚之遺即詰曲聱牙亦足以載道而維俗否則風雲月露終屬描頭畫角于風雅正則不啻河漢也生唐虞成周之盛氣運和會自有

皐拜召從之樂豈若唐宋諸臣陪輦侍獵賞花釣
魚僅傳一二什以紀遭遇已哉先生年來杜門養
志定有新篇以續白華華黍者忠孝本無殊軌其
咀宮嚼羽形雅成頌亦自有同趣焉羣或未卽塡
溝壑尚當蘸筆循誦以附束晳之末云

宮怡雲方伯南滇集序

西林相公評隲吏局盛稱總制滇黔時有怡雲宮君任事廉幹遇事持大體後數年怡雲擢方伯來京師遇諸朝見其人爽朗冲和論議雅飭心竊儀之顧未逼一刻尋以吏議解組故鄉田廬悉以公欵輸官貧不能歸其中子去吝佐吾郡事迎養官署去吝官歲餘政聲卓然頗聞其謹稟嚴訓整飭風紀不名一錢郡人士皆知怡雲先生能敎其子署去郡治六十里不獲相見歲丁丑秋予病初起同年都轉盧君雅雨邀予遊蜀岡則怡雲先生在

焉出新詩數篇讀之風格高老無時下習氣因與論詩者竟日怡雲之言曰詩道廣博終身學之有不能至者矣予惟嚴守法律不敢放逸以步趨古人其有所得而後肆焉亦任其自至不敢强也予因記山薑田先生有言可與作詩者多可與論詩者絶少若怡雲先生者可與論詩矣雅雨然予言本朝詩家輩出山左自新城山薑秋谷諸先生力持正派後進奉爲圭臬新城領袖壇坫者數十年而論詩源流每心折徐給諫嶷叔其答嶷叔詩有非見端州書一紙說詩眞欲到河源徐故北海人

也可知詩派傳于東齊辛次膺而後未嘗無人矣
怡雲與余往復三日別去巳卯冬大吏察先生中
子有治狀報最
特擢漢嘉守將入都無家可歸假吾郡公廨爲子
令屬其兄去矜奉侍去矜能詩多藝以親老未仕
縣與予居僅里許間一過從出南滇集五卷示予
眞率古澹與論詩本旨若合左券抑予更喜先生
安貧自得嘗曰吾本寒素遭際
聖明官至行省年過古稀得依兩子存活足矣家
事一切不問其胷次恬退知足宜其詩境乃爾夫

詩本性情行與事亦性情所流露惜西林未得一讀怡雲之詩而益信西林之亟稱怡雲者爲有徵也

節母徐孺人四十壽序

表弟訓導麟脩朱君元配趙孺人甚賢有淑行舉三子僅存第三子鏞昌爲朱君長子趙孺人自以孱弱慮不能廣延後嗣力勸朱君擇有德性者佐理家政親姆徐孺人之歸朱君也年甫十六三日後趙孺人委以中饋事井井有條理然不敢自專鉅細必請于趙孺人以行趙孺人甚愛之待之如妹鏞昌生三歲而母趙孺人沒朱君方銳志力學家事悉倚重孺人孺人之撫鏞昌也恩義兼至凡結襪繫衣晨則就傅暮則同幃帳時其飲食寒煖

繼而孺人舉二子鑑昌鎬昌孺人畜之如視鏞昌
也朱君績學沉思為文必苦心結搆至廢寢食若
槁木者家事一切不問孺人一身任之朱君之嫠
也方易簀時指鏞昌兄弟謂曰汝善撫之吾即不
起可瞑目矣孺人守節時纔二十三歲痛不欲生
又重違朱君命曰吾即死無以對夫子也時鏞昌
纔九歲鑑昌三歲鎬昌二歲孺人隻手支持延名
師課子凡承祭祀操井臼睦宗鄰量出入嗇而無
失寬而有制膳服疎戚各得其宜躬自紡績夜必
篝燈課子紡績聲書相答和居數歲家計較贏而

周急扶困勇于爲善雖鄉黨之好行其惠者弗是過也鏞昌世父浣桐方伯官州牧屢爲予言孺人哲節撫孤狀予心儀之尋爲鑑昌擇予第四女遂委禽焉歲壬申予抱疾京邸蒙
聖恩體恤備至遣　御醫日診視所需參苓悉從
內府　賜出少差　命見汝誠奉侍歸里其明年又患疽毒孺人念鑑昌幼失怙思及早取婦予亦以衰病思得見子女成立合巹廟見後嬪相導子婦叩見尊姑孺人涕泗交流不忍受子婦拜曰汝但拜汝父汝母于家廟可耳其持論得體類如此

吾女生長京邸年幼操家諸節目頗未諳習孺人
愛之如女循循訓之不加聲色予閒居無事每探
女必留數日見孺人治家有法待趙孺人弟姪儼
然趙孺人在也鏞昌兄弟怡怡愉愉和氣萃聚盎
然冲然良可欽佩今年五月下浣爲孺人設帨之
辰鑑昌予壻也丐予言爲母介壽孺人固辭曰未
亡人何壽之有司寇文筆爲當代推重氏夫在日
曾讀書郡南城之金明寺時公子闇學方十四歲
亦借禪房靜攝公甞過焉氏夫以近作就正得公
點竄數篇每爲心折倘邀一言俾氏遵夫子遺命

延息撫孤梗概數年後鄉黨或有諒之者感且不
朽予不得以不文辭遂爲之序如右云

雷母李太夫人八十壽序

我
皇上孝治天下奉養
慈闈竭誠盡敬凡所以親色笑仰意旨者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而躬曾閔之行視史册所書尊養之至者爲加隆焉于時
天錫純嘏鈞鈐朗照光于四海自王公百爾達于委巷莫不祗領天經感孚
聖化而我
皇上歛福集慶錫類推恩每當燕見廷紳聞有幼

承毋訓承志奉職往往嘉美賚予以示寵褒其有
親老乞養者率從所請俾遂烏私今年五月吾浙
學使副都御史貫一雷先生以太夫人春秋高任
滿上章懇
恩予假回籍侍養許之先是已巳歲先生乞假省
覲尋來吾浙視學奉
旨就近迎養明年恭遇
法駕南巡每蒙
召見天語垂問賜予便蕃先生有詩恭紀予時適
扈從南來目覩

恩榮感如身被至是復承
恩命行將侍太夫人歸寧化學官子弟之受知先生者咸詣師傅請予文爲太夫人壽予不能文顧予與先生締交久稔太夫人懿行苦節殊悉是不得以不文辭太夫人本名家女歸贈公公家故貧授徒于外奉祖姑事尊章一身力作爨飪浣滌口不言勞訓先生兄弟嚴不假顏色先生既長太夫人爲擇名師時儀封張清端公撫閩講明正學遴訪郡縣之有志術者肆業鰲峯書院漳浦蔡文勤公以編修在籍敦請主院見先生奉母孝兄弟無

問學有根柢獎激逾格太夫人聞之喜曰人非學無以爲人學無師無以爲學有師如此可無憂廢墜矣蓋闗心在學問醇雜而功名之遲速境遇之通塞有不足以嬰其慮者以故先生得壹志力學底藴日深志趣日遠予得交于文勤公且二十年矣雍正初文勤應

召來京偶論及鰲峯人才之盛文勤首舉先生名及先生以公車北上並示先生著述數種讀之粹然儒者言也後入翰林爲修後進禮相見如平生歡則文勤早爲介紹矣後同直

內廷數歲益服先生識力堅定恪守師訓見蔡元定如見紫陽也江浙爲人文淵藪先生秉節所至惟明經飭行敦厚風俗遵崇正學爲汲汲焉昔伊川嘗言其母侯夫人治家有法不嚴而整每食置明道兄弟于坐側食絮羹即叱之曰幼求稱願長當何如與人爭忿雖直必責之曰患汝不能屈不患汝不能信觀太夫人所以訓其子者殆有符合者歟先生以養母歸里于其行也書此以應諸生之請焉是爲序

高東軒相公詩文合集序

仁者之言藹如也予于節相東軒高先生見之矣予自通籍後十餘年未識先生面癸丑甲寅間與西林相公同直　禁籞每評隲時賢詩格稱先生得温柔敦厚之旨又以他日論時賢人品復推先生曰高君器度吾輩不及也顧先生奉職南邦予官京師未嘗不心儀其人戊午秋予服闋還　朝舟經淮陰時黃水漫溢先生率屬防險舍于河干予舟不得渡心甚悸見波濤洶湧中有乘小舟與波上下日將夕矣問兵弁乘舟溯洄者爲誰曰河

帥高公也身率屬員奮力搶防者四十晝夜矣予爲斂容欽之須臾先生小舟傍予舟次訪予于舟中談移時不去予問水勢若何先生曰仰賴

主上鴻釐日來漸平過此風信當無大患願少畱待之因得窺見先生底蘊葢得于天者厚而克養有道者耶先生亦鑒予質次洒落不設城府謂相見恨晚將別先生北指執予手曰河干之會實天假之緣也自後問訊歲時勿絶先生每歲晏入

朝公餘接席談諧同直諸公皆知我兩人以坦白相於非勢利交也令子立齋世講搉山海關稅予

按事遼水相見卽勸拳如戚黨曰家嚴平日器重公故如是爾其略詳于予經進拙集中予視學畿輔先生總制直隸共事未數月予任滿還　朝十六年予扈從

法駕南巡與先生同隨豹尾後月餘時　召試兩江諸生　命先生及予與總宰文端汪公閱卷同宿金山古剎小樓下夜分剪燭技文且請予作詩紀其事先生甲乙試卷不爽絲黍所得士今爲名翰林者數人文端與予益服先生衡鑒之精壬申秋予遘疾假歸先生聞予買舟南下遣弁來迎適

先生被　召飛帆北上遇予于瀛海天將明先生
掖雙童立船唇過予舟慰問良久若不忍釋者又
歲餘先生解組閒居閉閤思過無異溫潞兩公退
居林下時也先生一生忠正勤愼上受
主知殊榮異數同朝健羨而先生退然若不勝衣
接侍僚友親睦宗族忠恕二字未嘗須臾離也說
至有人忘恩及欲傾已者如道尋常事不置芥蔕
嗚呼宜其言之藹如也昨秋予以視
鹺入京過邗江立齋鹺使刊先生集工竣以予與
先生舊屬爲之序予不得辭因羅次訂爻二十餘

年心跡綴于卷尾以復㠂使之請云

賦彙錄要序

楊雄曰能讀千賦即曉賦賦者古詩之餘也顧詩有六義後世以其名單行者惟賦權輿于屈宋兩漢繼音踵事大放厥辭至有十年始就一賦者唐以賦設科漸歸格律譬之詩屈宋爲三百篇兩漢之賦即兩漢之詩也賦之有律即唐之五七言也千餘年間專門名家不可方物子雲去古未遠即有千賦之論況後來者耶詩有賦比興賦得其一而比事屬詞寫懷寄感則何嘗無比興焉

聖祖仁皇帝御定賦彙博綜薈萃州次部居洵爲

羣玉之府著述之大觀也我
皇上稽古右文經義詞章一時並重近奉
明旨制科命賦詩則賦亦宜急曉矣賦彙一書集千百才人之心思以樹學人之標準舍是誠奚適矣第卷帙繁多非有力者不能購亦非强記者不能讀同里吳子翼心績學士也與其及門陳子應雷考稽有素見十餘年來
皇上召試詞臣間以是書命題因于每賦之下箋其旨要又于所錄篇中節其警妙或與題有發明者詳為箋釋名曰賦彙錄要箋略梓行以公同好

吾鄉前輩中稱華隱竹垞兩先生爲博予束髮時請于華隱學何以博耶先生曰讀古人文熟其篇中最勝處記之久乃會通後述于竹垞則笑曰華隱言是也世安有過目不遺一字者耶學賦者得是書而詳說之庶于子雲之論有劵契者矣故樂爲之序以行

江西鄉試錄序

乾隆十有五年秋
皇上巡幸中州至于嵩山先期奏派扈從諸臣名
臣陳羣與焉將治行禮臣以浙江江西湖北三省
考官請
旨復奏
命遣臣陳羣偕編修臣史貽謨典江西試事
陛辭之日
召見勤政殿
訓諭周詳體卹備至伏念臣學殖荒陋江右素稱

人文地十二年秋忝爲正考官方以精力未到懼有遺珠用深惴惴今又膺茲重任敢弗益加惕厲仰副

聖天子任使至意竊惟士之所以自致者文章其先資也而他日之功業學術亦于此見焉古之人讀書養氣作爲文章以明道爲主非有隨人附和趨風氣以冀幸一知者不獨平日爲文如是也卽應科目亦然唐韓愈應試陸贄爲考官以不貳過發題愈被放又三年贄仍爲考官題如舊愈錄前文不易一字竟入彀使當日者有一毫不敢自信

一毫趨風氣之念未必若是其確乎不可拔也今之爲文者其病有二一曰無定識一曰不善變二者若相反而受病處實相因也夫欲至于古人之地必當中有把握使自束髮受書研窮義理灼見聖賢精蘊而又博通經史一切淺近浮囂習氣不稍存于筆端制義則力追先正一切游移之見悉爲掃除必如是方有定識顧姿有高下之殊功有深淺之異于善之中又取其尤善者以爲觀型虛以受之謙以益之蓋學無止境也夫子以雄雉之詩美子路矣至終身誦之則曰何足以臧陳良楚

產而北學中國此可爲善變者也無定識者庸也
不善變者妄也妄則未有不庸臣故曰二者相反
而實相因也不寧惟是今日之病文章受之他日
之病政事受之學術又受之以無定識之人出而
任事不問事之循理與否居下位則迎合大吏列
通顯則迎合
上意究之大吏豈盡受其迎合者歟至我
皇上之聰明睿知早已洞燭而輕其人矣人性之
有剛柔剛柔復有善惡克之所以化其性之偏也
不善變者任之果敢者將流于猛烈慈遜者將積

爲懦弱然則何以治之曰能自得師可矣或問周敦頤曰曷爲天下善曰師師也者俾人自易其惡自至于中者也自易其惡非善變者能之乎自至于中非有定識者能之乎士生今日當立賢無方之世科目一途尤士子進身一大關鍵得人實所係焉

皇上籲俊迪知求賢若渴臣前後兩典豫章試事俱于瀕行嘗

恩召見諄諄以此邦人才下詢歷數前賢雖其人已往而

聖心聰焉若有恨不同時之慕士生今日其有不
發憤樹立以仰副
聖天子作人之盛心者必非人情臣資質魯鈍通
籍三十餘年受
主恩深重思欲得士如史冊所稱者藉以塞責乃
于諸生受病處愷切指陳書曰若藥勿瞑眩厥疾
勿瘳臣願與諸生共勉之

家稼軒少司寇詩集序

詩以言志志之所在自然呈露如形聲之於影響不能自已者春秋列國名卿各賦詩見志唐節度使崔鉉年十五父執韓晉公滉命賦架上鷹崔應聲呈一絶滉大喜曰他日位當與我埒李公垂諸生時識者見其閔農詩驚歎曰此人後來必爲宰相稼軒於乙丑登第後口占一律云深居揜乞過春殘墨漬青衫尙未乾曉日忽開三里霧輕舟竟上九重灘平生溫飽何求足他日聲名欲稱難更有舊交司戶在十分春色厚顔看後數日同諸生

來謁問就中孰能詩稼軒退即取詩本就正予讀至是作即批云孝廉登上第無一毫自滿意他日享盛名都卿相詩其左券矣旣奉
旨內廷行走稼軒與予同直觚稜每
御製詩成得手錄恭讀予愧衰鈍未能成誦稼軒心手靈敏已默識神會矣自是詩境愈上而詩亦日富予抱疾旋里兒子汝誠亦同直禁籞嘉辰勝地隨
輦矢音與稼軒師資切劘無虛日辛巳冬予以祝釐入　朝蒙　恩仍許　內直同事諸老宿頗稱

稼軒詩學精進予笑語諸老曰篠簜竹箭成材充貢見者皆曰是東南之美也予於其初萌時若蘭若蘆芽卽指之曰是可爲矢爲幹也予固自知予言之不妄許人也抑予又觀於水源之深者流必長河源發崑崙凡九折而歸於海不知歷幾千里而後潤物至莫可以涯涘計今稼軒未五十遭際明盛出則皇華四牡名山巨浸供登涉而益神智天藻接鈞韶之響矚星斗之光視昔人所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者殆又進焉甲申夏五稼軒督學者正不可測識入則濡染

吾浙周歷既遍少休息於武林學署予適至出二十年來所爲詩二三冊愛其詩境淸越奇拔固得江山之助居多亦眞縡夙具乃致此耶因憶疇昔初遇時批答之語弁其卷爲詩家公案云

三禮騈類序

嵋雪屈子孰精三禮讀書之暇復取而分之釐爲十卷四十類依類屬對按律就班隨舉一二聯有文人學士經營慘憺而未得如志嵋雪若先得其心所同然者萃其英華自成杼軸仍各爲註依類組織使覩者燎若列眉復自爲例言將以行世客有問予曰嵋雪之於三禮可謂勤矣如珠琲然累而貫也如製錦然華而章也大而朝廟倫敘小而人官物曲該而不煩典而不支其用亦廣矣如例言似專爲舉子業供採取者設也予曰不然凡人

讀書有得發爲撰述期于有用用之所在必切近
而易曉方可取益今
聖天子文治日隆正經學昌明之會三禮一書集
虎觀鴻儒遐稽博考呈請
睿覽指示然後成編顧弓繁義賾芽檐下士購閱
艮難邇年功令鄉會榜發特派大臣磨勘稗史僻
書例有明禁經生爭捷所爲人懷盈尺者類從坊
販時義選本採用以譌傳譌風行相尚叩厥由來
茫無以應正如無根之水泱漭汨沒即欲望洋而
歸其道無由得是編而證訂之其益爲何如耶蹴

雪之意蓋有取爾也客領之曰先生言是也遂爲
之序

香樹齋文集卷十五

嘉興錢陳羣集齋

跋一

記注後序 雍正十一年

臣聞易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書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又曰天工人其代之帝王奉天出治舉凡一言一動莫不順時布德以盡財成輔相之能綿景運于無疆致昇平于有永者易書所稱其理有同揆者焉欽惟皇上御極之十有一年德洋恩溥物阜民康海宇

父安雨暘時若嘉祥疊至而我
皇上治益求治安愈求安以善繼善述之心隆丕
顯丕承之業自敬
天尊
祖重道崇
師以至用人行政無不以一誠相感孚于以上通
帝載下愜輿情臣等備員珥筆就一歲之中謹舉
政事之大者言之
皇上孝思不匱齋居時享每申愾聞僾見之忱復
舉謁

陵典禮以展誠敬而于行幄之次頒
賜扈從年老大臣束帛有差沿途官吏有洒道清
塵者恐勞民力戒勿踵行推錫類重農功也冬春
雨雪稀少諭刑法衙門益加詳慎以志修省復
命廷臣切實指陳直言無隱越數日而甘霖立沛
此天人感應之明驗也
皇上軫念民瘼無微不燭江南被水州縣既施大
賑三月復加大賑四十日又復緩征以紓物力而
常熟等二十二縣華亭等六縣之貧民以及鹽場
竈戸悉登袵席矣直隷之豐潤薊州寶坻園田偶

因山漲被淹山東武城一邑運河開口卽
飭督撫加意撫綏河南山東各免本年額徵四十
萬甘肅年歲豐收仍全免正供以厚民生
諭直隸督臣急發社倉以濟民食浙江杭嘉湖三
府收成稍歉旣發帑賑恤復截留漕米且准其改
折雲南之沅江普洱兩府條銀公件銀兩悉行蠲
免南漕旣經緩截其運丁應支月糧悉行賞給若
此者或藏富于民或以公完公恩無弗遍慮無弗
周也
皇上覲光揚烈無遠弗屆時則各省設書院于會

城歲發帑金以資膏火賞庶吉士教習優給廩餼以專肄業崇實學則取通曉性理之士羅俊乂則開博學宏詞之科敷文德以廣旁求有如此者命大學士鄂爾泰經略北路軍營以振士氣土司之歸順者安插之外藩之歉收者賑濟之北路綠旗官兵則免追月餉以慰勞之番藏之急公趍事者厚加賞賚以獎勵之振武功而加綏輯有如此者至于慎重海塘及湖河諸務則石壩與引河並舉築范公堤以培鹽場之保障豫揀學習河務之員以備任使誠萬全之策也欽恤祥刑則有審定

姦殺重輕之條分別監犯重輕之禁惟齊非齊有倫有要也戒各省致祭

文廟不得因除荒減省重祀典也

賜祭賢良祠大臣于其家眷碩德也憫世職之無嗣者

命承襲之人移近墳墓以守宗祏念勳舊也

硃批諭旨一書乃臣工密奏蒙

皇上睿謨聖鑒指示周詳行之具有明效者彙集而刊刻之頒

賜大臣以爲楷則著臣規所以廣訓廸也皆由我

皇上學懋淵衷緝熙宥密明道法合一之原發性
宗二貫之旨日新盛德丕煥鴻猷維時萬善萃而
協氣周三光敘而百昌遂瑞泉涌出于粵西引河
自闢于江南蜀有麒麟之產閩呈慶雲之祥天下
臣民歡呼鼓舞曰凡茲上瑞千百年而一覯者乃
于今身親見之
上天眷　德申休命而集純禧固有不期然而然
者也臣等謹拜手稽首颺言簡末以竊附抃舞之
義云

御製平定準噶爾勒銘太學碑文恭跋

樹亘古未有之奇勳必當有亘古獨詣之鴻筆以紀盛昭美如周宣六月江漢諸詩漢之燕然勒銘唐之中興淮西諸碑皆一時文學之臣鋪敘功德猶令考古者奉為楷則有餘艶焉今者準夷平定之績溯其由來詳其顛末其向化之誠奏凱之速道里之遼遠運會之符合洵非周宣以來所可方駕捷書屢報朝紳詞客耆宿老罷莫不抃舞踴躍含毫抽秘思欲雕繢膚功以揚扢

聖天子馭遠德威幾于人懷盈尺及恭讀

御製碑文裔皇醇古氣厚神趋非斯文不足以紀
斯績亦非斯績不足以當斯文艮由我
皇上仁孝勇智醲郁漸被發爲文章自然流露惟
無窮遠之心故不溢無喜功之心故不伐因物以
付適當其可千古謀臣敢士和親征伐各守方隅
以逮羈縻防禦自謂調停無敝者至此靡勿屈伏
若夫勵當官以有識毋明事後而闇幾先憫窮子
之無知許滌昔非以保今是以
天地之量爲量以
祖宗之心爲心字裏行間朊然至教屬詞命意藹

若春和則又非思議讚歎所能罄其萬一者已臣
陳羣養痾里居曾敬獻四言詩粗仿吉甫退之遺
範今則足企崧岱自慚培塿目探星宿俯恧溝渠
憶數載前曾敬繕
御製平定金川碑文一冊跋識以進茲復敬繕一
通并効蕪言以志踴躍依戀之私謹拜手以跋

恭錄

御製祈雨文敬跋

人君代天養民以誠格天偶遇水旱爲民請命黙契昭格古今同揆史稱桑林之禱立致大雨顧殷道尚質成湯自責僅列六事祀典備于成周春秋傳龍見而雩鄭康成謂旱亦修雩雩有二義一曰雩遠也遠爲百穀求雨爲常雩一曰雩音近吁吁嗟以求雨是爲旱雩湯之禱以實不以文後世禮隆物備或專事祈禱精意未達則又無取焉周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詩人美之孔子删詩以憂旱

八章列于大雅之正而又以六月之詩列于小雅之正其義深矣我
皇上敬
天勤民二十四年中無時或釋見于政事形于詩文時凛乾惕近而畿輔遠而薄海間遇水旱偏災外則多方賑恤內則恐懼修省所謂不聞亦式不諫亦入用能感召
天和躋斯民于仁壽今年夏京師旱
上減膳步禱
親裁祈雨文二篇本蔡傳所謂稷以親言帝以尊

言集說所云自郊徂宮上下奠瘞莫不禋祀是也
臣讀而恭繹之仰見
聖主視民疾苦若己推而納之虔恭惻怛不能自已之誠字裏行間自然流露吁嗟之義溢于音節之中視雲漢之詩更爲懇摯宜乎
上帝百神鑒觀歆格旋沛甘霖以蘇民困 臣謹案呂祖謙曰六月言功雲漢言心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與孔子存詩之義自合是心也推而放之四海而準無遠邇之殊無今古之異西師告捷其不遠矣 臣又案雲漢八章維時世臣仍叔所作卽後

世恭代之文也宣王之心仍叔能傳之耳
御製二篇共三百五十餘言非近臣史臣能贊一
詞者臣因舊史官讀而書之敬識如右庶幾竊附
仍叔之末云乾隆二十四年八月四日臣錢陳羣
恭跋

恭跋

御製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

臣謹案孔子稱舜禹也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朱子釋之謂舜禹直是高所謂首出庶物故夫子稱其巍巍又舜之嘉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程子曰不矜不伐天地同量也恭讀

御製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而歎先聖後聖有同揆者矣二十年六月準噶爾平伊犁遂入版圖伊犁爲四衛拉特會宗地定伊犁而準噶

爾全部皆在我宥
兩朝未竟之緒一舉而告成功其詳具見于
御製平準夷碑文恭繹詞後幅云昔時準夷日戰
夜征今也偃卧知樂人生曰匪準夷曰我臣僕自
今伊始安爾游牧爾牧爾耕爾長孫子數語
聖心仁愛其尚德止戈不勤遠略昭然若揭矣乃
上蒼眷顧默佑奇功寔有阿逆偝德肆狂二酋負
恩遠竄之事
一人奉若
天道簡將發兵名正言順討其罪而執之逆渠莫

知所措方逞其兇頑狐跳麋伏以冀倖免當是時也竄者若天奪其魄愈窮愈遠討者若神導之前愈躡愈深所至之地皆往代風教所未訖粤稽漢武遣張騫持金馬至大宛求善馬宛王以漢絶遠兵不能至郤之遣貳師攻郁城不下引還彼三孽者師其隣境積習故智以抗師顏耳曉以順逆風動響應二十三年秋布魯特哈薩克先後納欵稱臣阿逆顛仆遂伏冥誅明年下葉爾奇木哈什哈爾諸大城庫車沙雅爾阿克蘇烏什和闐拔達山皆二酋所恃以息影稽誅者至是皆願爲臣子効命

會擒二酋既伏其辜狪部悉平雖不曰為我朝敺民者阿賊及大小兩和卓木也其可得乎　臣於西師　禡旗命將之始以迄今日蕩平偃武之日總而論之仰見

聖度汪涵遠過于史册所書者嚮使準夷部落不率衆欵關無亟望

天朝持危戡亂之請則伊犁何由來歸伊犁歸矣若非諸逆負恩速死及三氏之自取淪亡我

皇上方同仁一視何由至安耕牧者僅存守臣節之都爾伯特也又何由使依古以來自安幽滯之

狥部得遂瞻雲就日之心耶故曰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也兹之謂矣惟是五載之中

皇上運獨斷炳先幾民無徵發之勞士有挾纊之感資糗芻于新附推心腹于初降策應援則遇危而安倡勇敢則勝衆以寡師承將令將稟

睿謨傳檄而定者數十城慕化而歸者萬餘里用能敬迓

天庥光揚

前烈慶周寰寓澤流無窮功至大而不有業極盛

而不居于書傳所稱若合符節臣備員詞苑四十年矣生逢
聖世目覩
鴻猷敬綴數行于末非敢謂發明
至德于萬一聊以志拜手颺言之義云

恭跋

御製開惑論後

茫茫堪輿生民之數號萬由萬而億由億萬而至于萬萬億民依土以立八索九邱亦億萬里計天乃簡畀有德以爲之主故小德爲小君大德爲大君德至于聖聖至于至則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初無畛域遐邇之間隔也虞帝以之格苗周之方興諸侯以國歸者八百以小國地方五十里度之得數萬里民之歸仁猶水就下天之眷德如市斯歸秦漢以還不務修德而勤遠略得不償失于是

守在四夷之論出三代盛時未之前聞沿襲二千
餘年儒生著書立說朝士鄭重決謀幾于各有師
承矣世主有志闢土邊將有意圖功間亦視爲迂
濶其後輒悔于是持論愈力牢不可破噫嘻是何
足以知至聖之受命于天者哉

今日者伊犁平而準夷全部爲臣僕矣狪部定而
終古未臣之絕域皆隸版籍矣誅逆則窮其根株
撫順則示以腎膂我

皇上上承

祖志仰契

天心申獨斷之謀振先幾之哲盈廷僉議守其窠
臼自詡老成屢經 訓示如撥雲霧而見青天自
軍興以來五載之中機似危而就安事以變而獲
吉天實厭亂若假手于大兵以殲此衆逆天實助
順又若潛驅此孽魄遊魂道我師以蹋之然後納
降徊部凡此風行草偃之奇功皆漢室唐家所未
曾夢見者彼寬衣博帶之儒何足以與于斯臣恭
讀而繹思之粵稽史冊所載徵大宛之名駒致于
闐之良玉黷武損威迄無成緒以有欲故也我
皇上智勇天錫物來順應有三隙而不乘非利其

人民而歸者愈多非利其土田而附者益廣惟無
欲耳以
至聖之德居
共主之尊而又遇其時焉澤流寰宇慶溢生靈臣
生際昇平願與父老須臾無死仰見德化之成何
多幸焉

香樹齋文集卷十六

嘉興錢陳羣集齋

跋二

恭跋

御製行幸木蘭古今體詩冊後

臣自里門栖息七載寢興無日不依戀

闕廷每恭讀

御製詩文輒私心竊喜謂

皇上宵旰勤勞萬幾餘暇藻翰吟詠卽景以舒天

趣養志以樂天倫詩境愈高造詣愈上間嘗恭錄

呈覽不獨稍展欽服之忱亦藉以廣 臣 識見益 臣
心志也今年秋
上幸木蘭 臣 日夜揣度西師將帥之臣慶禀
廟謨所向披靡逆酋授首應趍此期日夜禱祝于
邸報中偶見傳鈔
御製詩十數篇字句多有訛悞朗讀且不能安敢
謄繕進呈至孟冬之杪 臣 子 臣 汝誠扈從回京于
家音中寄
行在所錄元韻方可依義敬書至富德等追及兩
和卓木大勝狪軍捷音至作歌紀事詩云慶霄對

月方開筵將軍捷報驛騎傳擘囊展書歷歷閱額
手慶慰衷心憐捷報詩云除蔓斯之未底定可辭
晝策旰宵罔九日詩云近臣那易知有喜劇待佳
音正不聊驛章云迢迢萬里外機務親籌裁寧辭
午夜勞所期七德諧仰見
聖主敬
天恤士決機深宮萬里情形洞若觀火顧時不可
失雖狪衆全部歸化而逆酋一日未獻孑
皇上遠奮天戈之本意未慰微臣犬馬依戀之心
顒望日切至十一月望日恭錄冊子甫竣得聞大

捷確音不覺狂喜既拜手濡毫爲頌復恭跋于敬書
御製詩冊尾以誌白髮詞臣于家居之日得見
聖朝大業奇勳爲普天同慶志幸且致喜云

御製鎛鐘特磬二銘後跋

臣謹案聲音之道惟鐘與磬厥用爲大鐘器屬金所以動物磬則主成條理始終合九成以言樂也皇上德致中和功超前古奏地平天成之績于禮明樂備之時謙冲益懋文德誕敷用是感天地通鬼神敦和別宜各從其類蓋自和闐入我版圖夷則之氣既通且順其明年鐘浮西江乃命磬師考音中擊以鳴大成復製銘二篇以識殊瑞其文嚴其義客所以敬天尊

祖保泰持盈不矜不伐之虛衷與虞廷干羽之舞
前後契合 臣陳羣于上年十月奉
命仍直內廷因得盥讀今敬書屏幅與恭跋補雅
六篇同呈
睿覽且爲士大夫登斯樓者共瞻仰焉

御製補小雅笙詩後䟦

皇上孝治天下本身徵民凡絲綸宣播示孝作忠雖遐陬委巷靡勿家喻戶曉又以詩本性情婉而善入其感人爲最深小雅笙詩六篇毛氏謂有其義而遺其辭橫渠張氏非之曰旣無詩安得有篇束晳所補音義淺薄豈足續雅列于學官

皇上因篇繹義即義垂勸首次兩篇相戒養親旨歸潔白三篇明時和歲豐惟勤乃殖末又致閔旱以自惕此與

睿製旱雩吁嗟以祈之義相同由庚以下三篇音

節自然苞含元氣在二南二雅中惟姬相吉甫庶可方比誠能恭繹而率由之正人心敦倫紀厚風俗召天和其裨補于詩教豈淺鮮哉

讀

皇上登烟雨樓與莊有恭聯句用石鼎體元韻并

跋

自漢栢梁賦詩一時食舉嘉會各陳所職聯句所由助也唐臣裴度白居易輩人製一聯成袠集腋至韓愈孟郊則互爲屬對標奇引勝遂名其體愈又序石鼎聯句載于集間其詩詰曲奇恣不可方物世稱石鼎體未或有仿之者我

皇上學集大成知周萬物時巡所至僻郡偏州凡可供登眺者往往紆步小留覽民物之殷庶課時

候之陰晴視古巡狩無非事者有黙契焉郡治東
南湖名鴛鴦樓署烟雨
上巡浙至杭必經之地前次登樓賦詩俱壽貞珉
永爲觀仰昨二月下浣來登兹樓瀹茗之頃
御題新詩數首復　賜御書聯對湖光增煜乃
賡藻泉湧特召撫臣莊有恭聯句帆未移晷得詩
二百餘言撫景寄懷卽使軒輶道人侍側亦應屈
伏豈韓孟劉侯所能比擬萬一有恭歷任封疆猶
不以案牘遮眼露穎溢于口吻由其及第後卽直
內廷耳濡目染者久乃能是耶章成有恭旣敬書

鐫石 臣 陳羣才藝蹇拙忝爲舊供奉扈從有年叅
勅賡和詩什幾五六百首今
御製篇中賞及 臣 書恭繹之下慚感交集敬依元
韻以紀千載一時之遇云

恭跋經進烟雨樓屏風後

嘉禾郡在蘇杭之閒地勢平衍百川四會環繞襟縈耕桑沃壤接引苕霅郡境惟平湖海鹽二邑濵海枕山近治周遭殊少名迹可供眺聽茲樓在宋室爲 臣先世別墅峙南湖中央征帆經涉往往停橈戾止用相娛慰十六年春

翠華幸浙 臣忝扈從之末是日登樓賦詩一紀風土斯樓何幸仰邀

天藻今者 盛典再舉父老額手欣瞻

雲日一人作覩萬類蒙庥眞千載一時也

[illegible]

恭跋經進烟雨樓屏風後

東南爲財賦重地我

皇上敦本勸農恪守　家法稼穡艱難夙深宵旰時巡所至絲毫不擾民間而問俗採風求民之莫織悉備至凡田家作苦水耨火耕以及採桑經織繅繭焙茶諸載在婦子之經者莫不式法呈材按圖課業元臣趙孟頫所製耕織圖二十四首狀農事女紅庶爲雅贍敬錄一通以備乙覽或亦屏書無逸豳風之義云爾

恭跋經進冊子後

臣素以束長生補笙詩未合古詩本義思欲補之才薄未逮憶直內廷時得讀

御製古音深致從至性流出洵足扶輪正雅近見

功令以詩命題伏思詩教敦厚觀水必觀其瀾學詩者誠能口誦心維久之可問途雅頌不落風雲月露又久之即風雲月露亦見性情旣敬書方幅懸于烟雨樓中以備

乙覽復錄一通仰祈

訓示并誌欽服云

恭跋經進冊子後

右趙孟頫耕織圖詩乾隆二十二年

上第二次南巡臣恭跋書屏呈

覽者陳羣趨直　禁籞有年凡遇　巡典如　盛

京臺麓多倫木蘭嵩岱凡

翠華所指臣輒隨豹尾之末親見

主上體恤民力敦本重農嘉禾實農桑沃郡樓爲

諸省水路總會斯屏經

睿覽後遠近帆檣經過仰瞻者日不知凡幾臣供

奉舊臣栖息鄉曲宣揚

聖德實有本志乃蒙
皇上兩次示褒不勝感悚云

恭跋經　進文徵明畫朱子四時讀書樂圖

朱子四時讀書樂詩乃自寫其好學不倦深造自得之致卽孔子樂以忘憂境地讀此詩者皆謂引掖後進俾知讀書中自有隨時取樂處　臣竊以爲讀書之樂無貴賤一也說命曰惟學遜志又曰終始典學厥修罔覺卽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雖不專指讀書然稽古有獲未嘗不事頌讀也伏見

皇上道備皇王學宗周孔好古敏求每

萬幾餘暇典學研思引經酌古隨事用中所謂樂

以天下非經生抱一束書得一知片解之爲樂也

臣所藏文徵明畫朱子讀書詩意春夏秋冬各一幅又手書朱子詩于後布景設色清雅絕塵在徵明書中尤不多得書亦瀟洒可愛又細玩朱子詩中有援琴一奏來薰風句隱隱若見舜于絃誦間者臣今敬以此卷上陳

睿覽豈紫陽當日亦夙有會于心歟

御批孫樵大明宮賦後跋

古今文章至唐而備蓋才人詮理垂誠詞不詭不足動目義不奥不足傳久此篇全體莊騷托爲問答以見幽明一理究其鼻祖不外孔子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數語而離奇變幻令讀者魄動膽寒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者也我皇上邃學時敏讀至斯賦即心契唐虞成周之盛蓋既有都俞必有吁咈樵以一吁字結此篇千載後得邀聖天子激賞孫樵知已亦萬世君道之極則也

御製萬壽山昆明湖記恭跋

洪範曰聽曰聰聰作謀所謂謀者該成事而言惟聰乃斷耳昆明湖之瀦滙諸泉而豬之使導我

皇上攷据精詳知泉脈深遠綽約微達出入就鮮萬折必東審其勢順其性俾其不縮不濫而功成之日徧與利濟視前制爲益備若非斷自

宸衷則因循觀望坐失事機夫豈少哉

皇上樂其成而轉憂出謀之難所以示訓者深矣

御製麥莊橋記恭跋

玉泉山諸泉環護京師綿延分注通漕灌田土膏脈潤誠扶輿靈長所毓我　朝景運益昌而熾泉派益盛而裕理固然也惟濬之使達引之使暢豬之使渟源源混混各盈其科日進而不已者實我

皇上睿謨指示所致記中直溯泉之發源遠從太行恒嶽由伏而見證之濟黃更為相印而分合通會條理脈絡燎如指掌

聖主軫念民生至計于南北兩河工程

親臨相度洞悉形勢告誡河臣不惜數百萬帑藏

鳩工集事年來漸致底定豈止首善之地言水利者永奉
宸篇爲南車津筏云

御製湖心亭詩恭跋

昔人謂王右丞詩中有畫今讀
宸章五六一聯則詩中見易矣易之爲道洪纖悉
備鳶魚無心自呈至理隨意拈出自極其妙者也

御製放鶴亭詩恭跋

皇上鑑空衡平每作詩以一語爲千古定論者不
少頑仙未必及潛儒句能使呼吸喬松退居程朱
末席彼求仙佞佛者自然汗下如雨卽儒家闢
錄千言萬語殊覺詞費

御製花門行後跋

臣謹案花門近回紇綿延數千里種類甚繁逆夷準噶爾恃強侵占積有歲年自我師討逆渠魁授首雜種効順如解倒懸

御製花門行蓋紀實也

聖心軫恤遠夷包含遍覆萬里番回皆我蒼赤矣

臣又案杜甫詩花門云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蓋借其聲援以安唐室也國家

天庥滋至將使萬里回人全入版籍彼逆夷之殘暴若有導之為驅除地者同為詩史而甫處其衰

今屨其盛不啻霄壤云

御製飛來峯二歌後跋

乘志圖經法珠貝葉融作醍醐無漏義亦無止觀

詩境廣大固若是爾

御製攝山棲霞寺用尹繼善沈德潛倡和韻恭跋

恭繹

睿製格律高老秀拔天成六章各具旨趣而蟬聯櫛比自然相承兼陶謝韋杜之勝至軫念南疆詳求民莫於登眺間猶咨儆若是 肅作南熏古今一揆臣不作小楷已二十餘年矣近復稍稍爲之藉以展依戀之忱於萬一耳

御製題林逋詩帖眞蹟用卷中蘇軾書和靖林處

士詩後韻恭跋

蘇軾嘗讀韓退之山石詩至數十過不覺達旦亦

無倦容曰自此詩境大進臣於風淸月朗時讀

御製題林逋詩帖詩其獲心怡情處殆勝於蘇之

吟山石也至艮史無三字下忽得峯色湖光皆實

錄句愈奇愈妙至矣

御製觀采茶歌恭跋

臣按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以稼穡推之凡采茶刈麥拾棉剝棗事爲小人所

依卽君子所悉
皇上巡方所至靡勿周知一經所司備貢眞意頓減婦子勤劬作苦之狀未能畢獻此歌之所由作近奉
上諭吉亥籍田罷綵棚之飾藻火山龍與老農蓑笠同此播種
聖天子勤民至意實亘古罕覯云

御製鄧尉香雪海歌叠舊作韻後跋

吾字韻詩臣曾奉　勅恭和者三元韻各極其妙翠雲山房杏花盛開作歌志賞方

之春雪爲杏花增價也兩度　巡吳一記江國花
神遲開待　幸一考訂志乘互異義不同而趣則
一和靖對此尙慚寒儉　內廷詞臣能無慴伏

敬跋恭書立春日雪　重華宮與詞臣聯句

詩

乾隆丙子正月五日未刻立春先春五刻得雪甚
廣考齊民要術言在春前者爲六出其驗爲有年
秋果大熟直省訖邊塞遠徼俱報有秋江浙數千
里豐稔尤盛
上是日對雪占年作詩紀瑞爰召閣臣洎內廷詞

臣集　重華宮聯句時應召者凡十六人人得句
四韻二
上睿藻迅發珠璣盈手毎更臣工二韻者再郎信
筆成章按律諧聲以整以暇其始也如金聲之先
衆音笙絲迭奏其成也如玉振之收萬籟律呂咸
調臣工數用二臣道也
御製數九君道也如範之陳如丹之轉乘陽氣也
臣以樗材叨列侍從有年遇曲宴賡颺親炙
聖人之言久矣今以調理歸籍復見臣子汝誠得
列於矢音之末實爲幸事往時聯句詩成會

命詞臣恭錄鐫石臣手顫腕弱固不足以輝光令
典顧依戀情切遂不自揣敬繕一册恭呈
睿覽臣曷勝榮幸戰慄之至

命詞臣集錄鐫石臣手繪龍錫圖不足以報光令

典俯依戀情切遂不自揣敢纂一冊恭呈

御覽臣曷勝榮幸戰慄之至